



读碟

谈过失

季音

古人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句大实话。人生在世，谁能没有点过失？过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人从出生到长大，就是在不断纠正过失中长大成人的。当然，进入社会以后，情况就更复杂了。当今社会既繁荣昌盛，五花八门；同时又良莠并存，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驶正人生的航船，不出差错，是每个人面临的严峻考验。

过失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动机不纯，私心作祟，在处理事务中，禁不起外界的诱惑，有的见利忘义，捞取不义之财；有的以权谋私，等等，以致失足。另一种是，主观上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或则是粗心大意，缺乏经验；或则是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实际，瞎指挥，造成过失。

以上两种过失，性质不同。前一种过失不能原谅，应当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对后一种过失，则要以批评教育为主。引导他们从过失中吸取教训，纠正缺点或错误，今后不再在

同一个问题上摔第二次、第三次跤。思想作风问题，常常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要彻底改过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就一定要有一定的耐心，不可操之过急。有些过失可能造成较大危害，给以适当内部处分也是可以的，但基本精神还是教育。

对过失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一棍子打死。比如“言”与“行”，就要区别开来。有的只是口无遮拦，说了些错话，或者写了些不正确的文章。对这类过失，就宜着眼于教育，只消进行些批评教育就可以了。

至于“行”的过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仅说过错话，还干错事，胡作非为，甚至打砸抢，造成不同程度的物质损失，那就得动用纪律与法律的武器了。

说到“言”的过失，情况就比较复杂。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人

有思想，能劳动，要说话。他说的话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不完全错误的，也有许多是无关紧要的废话。对“言”的过失，总的精神似乎应当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要抓住几句错话，就无限上纲，把人整垮。

“言”的过失所以比较复杂，还因为“言”在不少情况下，正确与错误的界定不容易分清。有时候，有人说了些不同意见，被斥为错话，受到批评甚至处分。但实践证明，这些话是正确的，真理在少数人这边。因此，对待“言”的过失，务必要有民主作风。尤其是对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要正反面面的话都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老革命家陈云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都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他又说：“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陈云文选》二卷）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待“言”的正确态度。

《模仿游戏》是一部传记片，也是一部战争片，它的主角是艾伦·图灵，就像饰演这个角色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你现在在用计算机吗？他就是现代计算机的教父，是第一个提出利用某种机器实现逻辑代码的执行，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的科学家。而这一点，成了后人设计实用计算机的思路来源，成了当今各种计算机设备的理论基石。他还有一个壮举，就像本片所描述的，在“二战”中，他带领一个小组，破解了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密码系统。据历史学家估计，由于“恩尼格玛”密码成功破解，使得“二战”至少提前两年结束，超过1400万人的生命得以挽救。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它让我们好奇的是，图灵是如何破解世上最难的“恩尼格玛”密码的。图灵这样说：“德国每一次突然袭击，每一次炸弹轰炸，每一次U艇攻击，都在空中传输着无线信号，任何一个有一台调幅装备的小学生都能截获，困难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加密过的，并且有1500万万亿种可能的‘恩尼格玛’设定。我们的任务就是尝试每种可能性，但是如果10个人检验一种设定，每天24小时，试完每种组合，需要2000万年。”这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电影展现了绝望，但一次偶然的酒吧聚会，一次不经意的闲聊，奇迹出现了……我不想在这里透露剧情，我只想说，密码成功破解的刹那，是本片最激动人心的场景：欢笑、拥抱、不可思议的表情……电影记录了这一伟大的瞬间。

这不是一部以血腥场面取胜的战争片，它是破解小组用智慧和耐心书写的传奇。他们每天都在计算，每天都在决定着别人的生死，斯大林格勒之战、诺曼底登陆，所有的胜利背后都有他们提供的情报。当数以万计的士兵血洒战场，当无数的军舰游弋海洋，当飞机如

鸟般遮蔽太阳时，他们隐居在英格兰南部布莱切利庄园，洞悉着一切，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人知晓。这个秘密尘封达50年之久。

饰演图灵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令人赞叹，他会让你忘记他曾在《神探夏洛克》里扮演过的福尔摩斯这个角色。图灵的角色让他看起来显得有点软弱、古怪、孤傲、不合群。康伯巴奇说：“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不过，在破解密码的过程中，你一定会看到他图灵表现得如此坚定、执著、自信。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丹尼斯顿得知图灵不会德语而责问他怎么破解德国密码时，他说，他擅长字谜游戏，破解德国密码就是一种填字游戏，只不过是世界上最难的字谜而已。他对此有把握：“我喜欢解决问题。”“恩尼格玛”是极其精密的机器，他认为破解密码不应人工对机器，而要用一台机器打败另一台机器。为此，他建造了一台机器。当上司和部下质疑他的机器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机器就是我们获胜的关键。”

这部充满英伦格调的电影，节奏不快，舒缓中见阴郁。导演把图灵放在多重矛盾中，使他看起来既坚强又悲伤。他的上司丹尼斯顿不信任他；不肯拨款为他建造机器；怀疑他是苏联间谍；企图开除他。他对此一一作了回应。由于他的性取向，他和琼——一个有才华的女部下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这让他痛苦不安。他在社交能力上的缺陷，使得他和其他破解小组成员难以沟通。但在琼的开导和帮助下，他让小组成员团结在一起，最终打开胜利之门。

图灵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但他绝对是一个天才、一个发明家。“没有他，我们的世界就会截然不同。”这是人们对他的最高评价。

唐大郎的评弹诗

江更生

唐大郎，原名唐云旌，上海嘉定人，生于1908年，卒于1980年，为著名老报人和诗人，生前曾有“江南第一支笔”与“小报状元”等誉称。我有一本署名刘郎的港版诗集《闲居集》，是唐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一大组诗篇的集结。为何用刘郎署名，著名评弹作家陈灵犀曾有披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唐云旌与刘惠明结婚后，为文作诗则用“刘郎”之名，并用东汉王粲依附表典故，遂戏取“定依阁”为号。

诗人自幼从舅父学诗，打下扎实基础，后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加上为人幽默，喜以俚句入诗，但仍严守格律，其诗才横溢，直抒胸臆，笔调诙谐，饶有情趣，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唐云旌爱好评弹，与书坛人士颇为熟稔，这本写退休后生活的《闲居集》，共有三百余首，其中咏及评弹的将近二十首，可见诗人对评弹喜爱的程度了。

这些诗，虽说是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但由于所吟到的评弹艺人，多为书坛大“响档”，其中多为流派创始人，对于身为“书迷”的笔者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这些艺员的艺佳，值得讴歌，加上作者的诗佳，尤其令人欣赏的是诗的注文（其友人谑称“诗屁股”）更佳，内中透露了不少书坛轶闻与艺苑交游，自是让人爱读。例如一首《忆徐云志》，诗云：“琵琶弦拨动梁尘，篇子方终一座春。虽说本工唐伯虎，自成绝调寇官人。腔如汤果沾牙糯，味胜花雕出瓮醇。红粉家家兢度曲，饶她初效也能颦。”这首诗于徐调创始人徐云志逝世后一年（1979），诗人深情地在注文中回忆：“当我还不满二十岁时，已在上海汇泉楼听他的书。1962年我五十五岁，徐老来上海演唱，这时我才与他相识，成了朋友。”徐云志早年演唱“俞（秀山）调”和“小阳调”，后从民间小调和小贩叫卖声中汲取音乐素材，发挥自身的嗓音条件，终于创出自成一家，“腔如汤果沾牙糯，味胜花雕出瓮醇”清越柔糯的“徐调”。《三笑》和《寇官人》为徐氏擅唱书目与开篇。末句是说当年连歌女都在学唱。还有两首《送杨振雄先生赴港》，也是写于1979年。当时上海评弹团组织15位演员赴港演出，杨振雄、杨振言的双档被推为“第一块响牌”参与，诗人在友人为杨氏昆仲饯行后写下这样诗句：“会有海岛动歌尘，一拨弦生万姓春。谁信十年瘟疫后，先生不减俊风神。”“偶与樽前话旧游，长材难得使人愁。名花更有凋落，倚遍江波哭雨秋。”上一首称赞“杨调”创始人杨振雄风采依旧。“杨调”糅昆（曲）于评（弹），激越高昂，挺拔刚劲，走豪放一路。下一首是写诗人与杨氏回忆上海评弹团1962年演出阵容，对比出演者，对上次参演的“丽（徐丽仙）调”最优秀的传人、青年演员程丽秋在“文革”中不幸早夭的伤感与怀念。程丽秋，为程振秋之妹，拜师徐丽仙，形象俏丽，说唱俱佳，曾赴港出演中篇评弹《三约牡丹亭》，《评弹文化词典》卷前曾刊有其演出照片，可恨“四凶”肆虐，程受不了侮辱竟于沪郊北桥沉水而亡，年仅二十几岁。诗人在《听程丽秋遗响》里更是惋惜地写道：“谁信斯人终短命，论交与我忘年。……数过北桥魂断处，直流双泪到江边。”悲恸之情，溢于言表。



四月，冬寒渐远，春意悄至，风光无限。我们来到被称为世界四大花海之一的兴化“千垛菜花景区”，坐上游船，游弋在河流中，如入迷宫，那一个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垛田，纵横交错，恰似一颗颗星星，熠熠生辉。“水绕着垛，垛漾着水，千姿百态，风韵十足”，如同行走在自然的水墨画中。千垛油菜写春意，万顷花海惹人迷。在蓝天碧水下，那一望无际金黄色的油菜花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气势磅礴，艳丽壮观，如云海，似朝霞，灿烂绚丽，浪漫纯洁，空气里弥漫着清芬淡雅的花香，让人尽情饱览，享受着原野的纯朴和热情。油菜花美得让人震撼。小船在花环水绕，水光潋滟中惬意地游览着，置身在连绵起伏、耀眼光芒的花海里，不仅让你感受到全身沾满浓浓的春色，还可以领略到“船在水中行，人在花中走”的意境，顿生绝妙心情。油菜花鲜得令人心跳，招人爱抚，嫩得让人兴奋怜惜，黄得自然纯正，像乡村姑娘，挺拔妩媚，落落大方。此时，一阵水雾从河面飘来，带来一股沁人心脾的天然氧吧里，连呼吸都成了美妙的享受，贪婪地呼吸着花海中的清新空气，肺里如被清洗一样，别有一种怡然清静之意，令人迷醉于菜花水韵之间。



春山烟云（中国画）卢金德

愚园路之得名，取之“愚园”。1890年，由四明张氏建成愚园，园地三十亩，是上海最早的经营性私家园林。清末，愚园是革命志士、文坛名流、官僚政客风云际会之地。191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从赫德路（今常德路）到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因东端有愚园，故命名为愚园路。

愚园毁废已久，愚园的遗物大概只有常德公寓门前街心绿地的几棵百年老银杏了。愚园路和南京西路平行又紧邻，风格迥异。南京西路繁华富丽；而愚园路朴实雅静，自然蜿蜒，随心漫行，移步换景。行道树是传统的悬铃木，不经意间还能看到老槐树，高耸粗壮，半棵占据人行道，半棵挤到慢车道，树是越老越美的，应该是愚园路开辟

千垛看菜花

郭树清

来，气势磅礴，艳丽壮观，如云海，似朝霞，灿烂绚丽，浪漫纯洁，空气里弥漫着清芬淡雅的花香，让人尽情饱览，享受着原野的纯朴和热情。

油菜花美得让人震撼。小船在花环水绕，水光潋滟中惬意地游览着，置身在连绵起伏、耀眼光芒的花海里，不仅让你感受到全身沾满浓浓的春色，还可以领略到“船在水中行，人在花中走”的意境，顿生绝妙心情。油菜花鲜得令人心跳，招人爱抚，嫩得让人兴奋怜惜，黄得自然纯正，像乡村姑娘，挺拔妩媚，落落大方。此时，一阵水雾从河面飘来，带来一股沁人心脾的天然氧吧里，连呼吸都成了美妙的享受，贪婪地呼吸着花海中的清新空气，肺里如被清洗一样，别有一种怡然清静之意，令人迷醉于菜花水韵之间。

这千年垛田，相传舜在位时，念禹治水有功，便特召令臣欲加犒赏。大禹接令后不敢怠慢，泥腿未洗赤脚上路，日夜兼程

赶往舜宫。路过东海边一处海湾停下歇脚，面对滔滔海水，禹对随从说，若能将此处海水退去造一片良田，该能造福多少庶民！喟叹中，将腿泥巴抹下甩向水里，岂料那点点泥巴竟慢慢长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土墩来。禹大喜令一随从前去谒舜，等他在这片海湾治成再去领赏。禹就率领海边民众筑大堤，退海水，挖土墩，种蔬菜，垛田由此而生。虽说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更近乎史实。垛田的“千年”确凿于昭昭历史。据史料记载，垛田是千百年来，兴化人在荒草滩地间挖土堆垒起来的，这个一个个土墩里包含着—

代一代兴化人的辛酸历史和聪明智慧。

醉人的“千垛油菜花”，一团团，一簇簇，满地清香，满目含笑。来到观景台，登高远眺，湖中千岛，垛格环水，黄的、黄绿色、绿色的油菜花，色彩分明，形状迥异，层次错落，别有情趣。面对如此壮丽景观，人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相机边拍边赏，享受春花给我们的无尽的美，不仅滋养了眼睛，还有那生生不息的感动。



静安诗草·咏史

- 褒姒**（林美霞）
天生丽质命堪忧，几处飘零几处愁。烽火骊山缘一笑，西周从此到东周。
- 吴兆骞**（陈剑虹）
举场案疑千古，雪窖吟角韵开。笔卷冻云流塞曲，只缘世事屈英才。
- 春申君**（葛亮）
爱民辅国结联盟，权压君王祸暗生。信李听朱情未断，申江夜夜怨潮声。
- 孙武**（孙志芳）
南来避乱隐罗浮，力荐伍员为智谋。百战功名看青史，行刑不避美人头。

时的行道树。从历史上的愚园起步，不必拐进久光百货，那般富丽堂皇，在今天的上海，已经不复存在。眼前的百乐门舞厅，上世纪三十年代落成以来，演绎了太多的爵士乐、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故事真真假假，我只说几点史实，张

我在愚谷邨住了六十多年了，我的福气，上学、上班都很近了，我的小学，是靠近愚园路的一师附小；上的中学，是沿愚园路的市西中学，穿过马路就是，更近。——记得初一开学不久，下午第一节下课时，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将至。趁课间休息，我飞奔回家，抱起家里所有的雨伞，打算借给家远的同学，奔到教室，第二节课的预备铃还没响呢。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放学时，雨过天晴，抱去的伞原封不动地抱回家，好在附近，不累。

漫步愚园路

张雯璋

达，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挚友，就是在这里被捕的。之后，邓坚拒蒋介石的高官引诱，英勇就义。这悲剧，了解民国史的都知道。四明别墅离愚谷邨300米，那里有我老妻的娘家。四十年了，在这段路上，我们携手把感情踩得结结实实，牢不可破。我的一小半中、小学同学，住在愚园路。都老了，真想找个机会叙旧，“粗问行藏知大概，谛观颜色认从前。”旧谊仍在。同学们都说：踏上愚园路，就有回家的感觉。走到这里，已近黄昏，无限好的夕阳照在愚园路上，照在我的白发上，愚园路还是我看惯的温馨体贴的模样。

明日介绍番禺路上著名的郭达克建筑及他的故居。

十日谈

一条路一个人